

隨

園

詩

話

隨園詩話卷六

倉山居士著

王荆公作文落筆便古王荆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拘執故琢句選詞迥不猶人詩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平生最得章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眼余以爲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然荆公恰有佳句如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可謂生平傑作矣

宋沈朗奏關雎夫婦之詩頗嫌狎褻不可冠國風故別撰堯舜二詩以進敢翻孔子之案迂謬已極而理宗嘉

之賜帛百疋余嘗笑曰易以乾坤二卦爲首亦陰陽夫婦之義沈朗何不再別撰二卦以進乎且詩經好序婦人咏姜嫄則忘帝嚳咏太任則忘太王律以宋儒夫爲妻綱之道皆失體裁

顧寧人言三百篇無不轉韻者唐詩亦然惟韓昌黎七古始一韻到底余按文心雕龍云賈誼枚乘四韻輒易劉歆桓譚百韻不遷亦各從其志也則不轉韻詩漢魏已然矣

今詩稱篇什者本左傳所謂以什其車必克之義什者十人爲耦也國風詩少可以同卷雅頌篇多故每十爲

卷而卽以卷首之篇爲什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爲梁父吟尤無
意味而孔明好吟之殊不可解秋胡一妬婦劉知幾史
通詆之甚力乃樂府外前人又有詩云郎心葉蕩妾水
清郎說黃金妾不應若使偶然通一語半生誰信守孤
燈

楊用修笑今之儒者皆宋儒之應聲蟲吾以爲孔穎達
真鄭康成之應聲蟲也最可笑者鄭註曾孫來止以其
婦子以曾孫爲成王婦子爲王后太子王肅非之云勸
農不必與王后太子同行而孔穎達以爲聖賢所訓與

日月同懸其識見之謬如此安得不悞認王世充爲眞主乎

安徽方伯陳密山先生諱德榮人淳朴而詩極風趣每瞻園花開必招余遊賞不以屬吏待適階下蟻鬪公用扇拂之作詩云退食展良覲逍遙步深院樹根見羣蟻紛紛方交戰呼童前布席拂以蒲葵扇頃刻緣草根求穴各奔竄伊有記事臣載筆應上殿大書某日月兩軍正相見忽然風揚沙師潰互踏踐收隊各依壘蓄銳更伺便人生亦倮蟲擾擾盈赤縣嗜欲各有求情僞遞相煽吞噬蠢然動吉凶見常變豈無飛仙人乘鸞注遐盼

余按宋人詩云螭螭殺敵蛟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何
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裡闢英雄卽此意也先生郊行
云芳園青草綠離離好是人家祭掃時何處紙錢燒不
盡東風吹上野棠枝又女兒曲云睡眠朦朧春夢覺不
知額上有梅花

魯星村得雨詩云一兩人心定歌聲四野聞何南園春
雨詩云芳草不知春一雨猛然省曹澹泉偶成云東風
力尚微一雨衆山綠同用一雨二字可愛

福建鄭王臣爲蘭州太守年未六十以弟喪乞病歸留
別寅好云畏聞使過頻移疾懶答人言但託鱗聞情云

最憐待月湘簾下，銀燭烟多怕點燈。俱暗用故事，使人不覺。杭堇浦題其歸來草云：東京風俗由來厚，每爲期功便去官。陳寔譙元吾，目汝尊鱸人。錯比張翰東臯舒。嘯復西疇人較柴桑更遠遊。七錄異時標別集，竟應題作鄭蘭州。在隨園小住一日，買書兩舡打漿而去。

湖州徐溥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和。錢塘竹枝云：芳心脉脉夜迢迢，郎在江南第幾橋。欲寄尺書寫腸斷，西湖只恨不通潮。落盡楊花郎未歸，空煩刀尺製羅衣。人前怕卷珠簾着蝴蝶，一雙相對飛。虎邱題壁云：好景半藏峯頂寺，美人多住水邊樓。

常熟王介社之弟名岱字次岳能繼其家風宿隨園見
贈云貧分鶴俸還留客老惜鴻才尚著書其他句云片
雨前村過微雲半嶺陰故山解慙歸人望隔水先迎一
簪青清明云忽忽春光過半時俗蠶天氣雨如絲無端
柳色侵書幌憶着河橋折處枝

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懸對句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
再中覺而異之徧觀廊廡無此十字後數年過蘇州得
黃野鴻集讀之乃其集中句也豈孟子愛之而冥冥中
書以自娛耶田實發題孟廟云孔門功冠三千士周室
生虛五百年似遜黃作黃以論詩忤沈歸愚故吳人多

損之然其佳句自不可掩夜歸云兒童喧笑各紛紛未
解燈前刺繡紋夜半醉歸人不覺叩門獨有老妻聞
在都余與金質夫文淳襄叔度曰修居最相近金棋劣
于襄而偏欲饒襄金移居襄以詩賀云追趨秘閣兩年
餘一日何曾賦索居雪苑對裁新著稿風簾同校舊抄
書吟筒惠我寧嫌數棋局饒人實自譽早有聲華傳白
下故知名士定無虛余作七古一首中四句云我願同
年如春樹枝枝葉葉相依附不願同年如落花鸞漂鳳
泊飛天涯襄讀而嘆曰子才終竟有性情嗚呼此皆四
十年前事今襄官至尚書登施赫奕而質夫爲太守兩

遷罪遺詔戍以死豈亦如花之飛茵飛溷各有前因耶
金死後余搜其遺詩了不可得僅得其遊張園云綠楊
門外板橋橫新水如船接岸平三月春寒花尚淺一簾
烟重雨初成欹危瘦竹扶衰步高下踈畦入晚晴莫便
酒闌催晚棹野懷吾欲與鷗盟偶成云一蟲吟到曉兩
客淡無言

閩百詩云百里不同音千年不同韻毛詩凡韻作某音
者乃其字之正聲非強爲押也焦氏筆乘載古人下皆
音虎衛風云于林之下上韻爲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
之下下韻爲母氏勞苦大雅云至于岐下下云率西水

許服皆音迫關雎云寤寐思服下韻爲輾轉反側候人云不濡其翼下句爲不稱其服離騷云非時俗之所服下句爲依彭咸之遺則降皆音攻草蟲云我心則降下句爲憂心忡忡旱麓云福祿攸降上韻爲黃流在中英皆音央清人云二茅重英下句爲河上乎翱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句爲珮玉將將楚詞云華采衣兮若英下句爲爛昭昭兮未央風皆讀分綠衣云凄其以風下句爲實獲我心晨風云歎彼晨風下句爲鬱彼北林烝民云穆如清風下句爲以慰其心憂皆讀啜黍離云謂我心憂上句爲中心摇摇載馳云我心則憂上句爲

言至于漕楚詞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兮
本蕭蕭其他則好之爲吼雄之爲形南之爲能儀之爲
何宅之爲托澤之爲鐸皆玩其上下文及他篇之相同
者而自見風字毛詩中凡六見皆在侵韻他可類推朱
子不解此義乃以後代詩韻強押三百篇悞矣至于委
蛇二字有十二變離字有十五義敦字有十二音徐應
秋談薈言之甚詳

王氏續通考言唐武夷山人吳棫深惡沈約周容之韻
以爲穿鑿無理乃稽考毛詩周易尚書而別爲韻書分
麻遮歸飛爲二合東冬江陽爲一子以爲此洪武正韻

之先聲也然積習已久雖帝王之力尚不能挽况其下乎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三人商鞅廢井田而天下怨王莽復井田而天下怨一改舊習人以爲怪從前解經者河北宗王河南宗鄭今之經解專宗程朱亦詩韻類耳

山左朱文震字青雷在慎郡王藩邸善畫能詩兼工篆刻偶宿隨園爲鐫小印二十餘方余驚其神速君笑曰以鐵畫石何所不靡凡湮漣云者皆故作身分耳記其紅橋晚步云西風開遍野棠花垂柳絲絲數點鴉多少畫船歸欲盡夕陽偏戀玉鉤斜過揚子江云笑對篷窗

酒一罌黃梅時節恰場吟憑君說盡風波惡貪看金焦
漫不聽雨霽云雨霽碧天濶夕陽蟬復吟偶然行樹下
餘點濕衣襟

揚公子摺笥笠湖公刺邛州公子自任上歸其弟蓉裳
索蜀中土宜公子贈蜀椒雅蓮附詩云宦久并無囊土
物置何許且開藥籠看贈子辛與苦有雨後一聯云坐
吹紫玉樹聲雜行近白蓮人影香漁父詞云若使樵青
絕世閒身願作漁童

隨園西有放生菴余偶至其地見儼居一寒士衣敝履
穿几上有詩稿題是夏日雜吟云香焚寶鴨客吟哦萬

軸牙籤手遍摩此事未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余
驚問姓名曰丁珠字貫如懷寧人訪親不值流落于此
因小有饋贈勸其攻詩作札薦與安慶太守鄭公時慶
鄭拔作府案首入學次年卽舉鄉試記其遺懷云我口
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不生古
人前偏生古人後一十二萬年汝我皆無有等我再來
時還後古人否咏淮陰侯云淮陰當窮時乞食一餓殍
及其封王後被誅尤草草窮不能自保達不能自保萬
古稱人傑爲之一笑倒陳古漁尤愛其江心浪險鷗偏
穩舡裏人多客自孤之句

乙酉鄉試徽州注秀才廷昉以詩受業路過淳安云扁舟一葉枕江濱邑小如村俗尚淳出郭千家圍竹木浪遊五日識風塵雲垂有脚疑成雨水落無聲欲斷津樓指故園歸信早天涯極目倚閭人俄而竟以丁憂歸盧抱經學士有張遷碑搨手甚工其同年秦澗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至袖中盧知之追至半途仍篡取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奠畢忽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咨耶今耿耿于心特來補過取帖出向靈前焚之予感其風義爲作詩云一紙碑文贈故交勝他十萬紙錢燒延陵

挂劍徐君墓似此高風久寂寥

盧抱孫先生轉運揚州名流畢集極東南壇坫之盛已
卯十月余餘署中見其少子謨年甫十五六玉雪可念
後三十年家籍沒矣公子雖舉孝廉而飄泊無歸上泐
海公二首云城旦餘生剩藐孤十年飄泊到江湖桐花
久墮懷中羽香飯誰拋屋上烏踽踽葛衣留凍骨栖栖
蹇足耐征途年來鷄鶩同爭食不是當年小鳳雛拂拭
知誰眼獨青襪襪弱鳥許梳翎量來碧海輪愁淺嗅到
黃粱感涕零將母誰憐棲逆旅忍饑猶勉誦殘經簫聲
吹徹吳門市政望山陽舊雨聽

用巧無斧鑿痕用典無填砌痕此是晚年成就之事若初學者正要他肯雕刻方去費心肯用典方去讀書

寶山范秀才起鳳字瘦生有詩癖咏梅云微月雲際升獨鶴踏花影又風急衆香齊度水夜深孤月獨當天皆可喜也萬華峯應罄贈云瘦真同鶴立命若與仇謀其困躓可想送別云酒惟可化當前淚詩尚能傳別後情咏桃源云樹木自生無稅地子孫常讀未燒書避地不知誰日月成仙可惜廢君臣范後遭奇禍竟得脫免終落托以死

吳下進士蘇汝礪宰黃陂有句云水面星疑落船頭樹

似行與宋人山遠疑無樹湖平似不流相似吾鄉王麟
徵有句云鳥翻仍戀樹波定尚搖人與宋人窺魚光照
鶴洗鉢影搖僧相似李鐵君鬪禽雙墮地交蔓各升籬
與唐人驚蟬移別樹鬪雀墮閒庭相似

詩情愈癡愈妙紅蘭主人歸途贈朱贊皇云大漠歸來
至半途聞君先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裡逢君
見我無許宜娛寄外云柳風梅雨路漫漫身不能飛着
翅難除是今宵同入夢夢時權作醒時看

吳竹橋太史見訪湖上贈詩有湖氣逼人將上樓之句
范瘦生觀梅太湖亦云湖光都欲上樓來兩意相同吳

題揚州天寧寺云鈴聲得露清如語塔勢隨雲遠欲奔
尤妙

歐公學韓文而所作文全不似韓此入家中所以獨樹
一幟也公學韓詩而所作詩頗似韓此宋詩中所以不
能獨成一家也

七律始于盛唐如國家締造之初宮室粗備故不過樹
立架子創建規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網戶罽毼尚未
齊備至中晚而始備至宋元而愈出愈奇明七字不知
此理空想挾天子以臨諸侯於是空架雖立而諸妙皆
捐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言

朱竹君以學士降編修分校得老名士程魚門京師傳
爲佳話歿後張中翰塤哭以一律後四句云丹旌書銘
前學士青山送葬老門生從今前輩無人哭拚與先生
淚盡傾瘦銅詩多雕刻而此獨沉着

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常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
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
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
門牆

二樹名玉山陰詩人幼時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爲梳
髻課詩及長少所許可獨于隨園詩矜寵太過奈從未

謀面今春在揚州特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相左嗣後
寄聲欲秋間再來余以將往揚州故作札止之旋爲他
事滯留到揚時則童已歿十日矣聞其臨終時簾開門
響都道余之將至也故余入哭作挽聯云到處推袁知
君雅抱千秋鑑特來訪戴恨我偏遲十日期童病中夢
二叟自稱紫閣真人浮白老人手牽鶴使騎童辭衣裝
未備真人曉以詩曰昔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去一絲且
莫挂何論麻與絮不若五銖衣隨風自高舉童答云多
謝羣真招我歸殷勤持贈五銖衣相從化鶴吾真願要
傍先人隴上飛吟畢求寬期紫閣真人立二指示之果

越二十日而卒

二樹臨終滿床堆詩高尺許所以殷殷望余者爲欲校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爲編定十二卷作序外錄其黃河云一氣直趨海中含萬古聲劃開神禹甸橫壓霸王城幾見榮光出剛逢徹底清浮槎如可借應犯斗牛行金山云三山名勝豈尋常彼岸居然一葦航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梵音只許魚龍聽佛面時分水月光回首蓬萊應不遠幾聲長嘯極蒼茫五言如落花隨棹轉隔樹看山移蟻閒綠水過蜂健負花歸山遠雲平過天空月直來觀潮云一氣自開闢

衆星相動搖齒落云無煩重漱石所恨不關風七言如
秋聲如雨不知處落月帶霜還照人風梅落紙畫猶濕
松雪撲弦琴一鳴客感每從孤館集老懷常覺暮秋多
茶聲響雜花梢雨簾影晴通竹塢烟詎有庚寅同正則
敢夸丁卯是前生花猶解媚開如笑水不忘情去有聲
皆可傳也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發韻字韵八十餘首
神工鬼斧愈出愈奇余雅不喜疊韻而見此詩不覺嘆
絕易簣時令兒扶起畫梅贈我梅成題詩三句而氣絕
矣余裝潢作跋傳子孫以表不識面之交情拳拳如

此

蕪湖觀察張莖亭先生性耽風雅工詩善書有散步一首云霜林落葉點人衣散步郊原趁夕暉禾熟更經新雨潤雀馴常傍舊簷飛餘霞近水添紅豔遠岫排空接翠微洗却纖塵天宇近閒吟不覺帶星歸乙酉秋來江寧監試余以竹葉裹粽餽之附詩云勸公莫負便便腹不嚼紅霞嚼綠雲公和云倘得携筇親奉訪管教嚼盡嶺頭雲

漢軍董元鏡在京師市土買端硯中有黃氣一縷卽硯譜中所謂黃龍也旁題云雖有虹貫日竟無客入秦可憐易水上愁殺白衣人

尹文端公于近體詩推獻最細常招陳太常星齋申副
憲笏山小集申和廉字云得天厚只論詩刻待客豐惟
自奉廉余按宋人亦有句云詩律傷嚴似寡恩

唐有無名氏詩云烈風拔大樹未拔根已露上有寄生
草依依猶未悟明季國事危矣姚雪菴大司馬在朝有
友畫猴兒抱藤眠枯樹上寄之題云猴兒要醒而今醒
莫待藤枯樹倒時

白門張啟人句云書爲重看多折角詩因待酌暫存雙
陳古漁亦有句云却恐好書輕看過摺將餘頁待明朝
桐城張文端公買同館翰林某新婚云坐對玉人無辨

處只分雲髻與花鈿。可想見其入之美。余故史文靖公門生。而其子抑堂少司馬。則兒女親家也。王寅二月訪抑堂于溧陽。席間出文靖公玉堂歸娶圖。命題畫美少年騎馬行。親迎禮于揚州。許氏事在康熙庚辰。公才十九歲。至今八十餘年矣。抑堂笑謂余曰。親家當日亦係翰林歸娶。何不歸娶人題歸娶圖乎。卷中前輩詩之最佳者。郭元鈺云。采燈十道簇香輪。花滿游纓踏路塵。似有路人傳盛事。公然許史是天親。徐葆光云。華燈夾道擁鳴騶。詔許乘鸞衣錦遊。十里珠簾春盡捲。誰家少婦不登樓。蔣仁錫云。晏罷紅綾樂事賒。翩翩走馬帽簷

斜似聞却扇先私語誰奪迎門利市花余題四絕末
首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筭來只有歸
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

人問妓女始于何時余云三代以上民衣食足而禮教
明焉得有妓女惟春秋時衛使婦人飲南宮萬以酒醉
而縛之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濫觴不然焉有良家女而
肯陪人飲酒乎若管仲之女閭三百越王使罷女爲士
縫袵固其後焉者矣戴敬咸進士過邯鄲見店壁題云
妖姬從古說叢臺一曲琵琶酒一杯若使桑麻真蔽野
肯行多露夜深來用意深厚惜忘其姓名

霞裳從余遊琴溪歸次日同遊之盛明經復初以二律見投余問盛公何句最佳霞裳應聲云惟赤鯉去干載青山留一峯余曰然果近太白後三日路過雨霞裳曰偶得雨過濕雲忙五字余極稱其得雨後雲走之神代作出句云風停乾鵲噪家春圃觀察曰噪字對不過忙字爲改喜字霞裳過鄱陽湖云風能扶水立雲欲帶山行亦佳

余在安慶許司獄席上見小伶扇上畫一白頭公題曰山中一隻鳥獨立心悄悄所歡胡不來相思頭白了又題蠟嘴鳥云世味嚼來渾似蠟莫教開口向人啼

高文端公第七公子字雨亭從京師寄小照索題畫美少年着綠單衣坐松石上余題就寄去而公子死矣其弟廣德搜其遺稿屬余爲序錄其七夕一首云女伴穿針乞巧時半彎新月動相思天邊星宿人間客一樣明朝有別離咏柳云柳色連溪碧依依傍玉臺門前無知己青眼爲誰開又懷人隨夢去隔世帶愁來皆不似富貴人語

有某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后有葵菹蜃醢之供造屋者必先有明堂大廈而后有曲室密廬

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
韓昌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
此是文章局面不可不知

凡作詩寫景易言情難何也景從外來目之所觸留心
便得情從心出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便不能哀感
頑艷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長于言情太白不能也
永叔長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
詞讀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

甬東顧鑑沙讀書伴梅草堂夢一嚴裝女子來見曰妾
月府侍書女與生有緣今奉勅賞書南海生當偕行顧

驚醒不解所謂後作官廣東于市上買得葉小鸞小照
宛如夢中人爲畫橫影圖索題錢相人方伯有句云怪
他才解吟詩句便是江城笛裡聲余按小鸞粵人笄年
入道受戒于月朗大師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陳平生過
惡方許懺悔師問犯淫否曰微歌愛唱求風曲展畫羞
看出浴圖犯口過否曰生怕泥污嗤燕子爲憐花謝罵
東風犯殺否曰曾呼小玉除花虱偶挂輕紈壞蝶衣

余在杭州杭人知作詩話爭以詩來求摘句者無慮百
首余只愛朱亦錢春晚書懷云春當三月原如客人過
中年欲近僧沈菊人一聯云雙雀露濃移別樹孤螢風

靜引歸人福建女子林氏賀黃莘田重赴鹿鳴云丹桂
花開六十秋振衣人到廣寒遊嫦娥細認曾相識前度
人來竟白頭

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于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
適獨坐斯言也余頗非之文章非比陰德不求人知景
星慶雲明珠美玉誰不一見卽知寶貴哉吟蛩唧唧嚙
語悄悄彼雖自鳴得意豈足傳之不朽得之雖苦出之
須甘出人意外者仍須在人意中古名家皆然况四座
之驚有知音有不知音獨坐之適有做帶之享有寸心
之知不可一概而論

司空表聖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爲第一着鄉黨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能詩者其勿爲三日後之祭肉乎

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語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明窓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夸其富非所宜設而設之置楫箭于大門設尊罍于臥寢徙招人笑吳西林

云詩以意爲主以辭采爲奴婢苟無意思作主則主弱
奴強雖僮指千人喚之不動古人所謂詩言志情生文
文生韻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無志而言詩好疊
韻是因韻而生文好和韻是因文而生情兒童闖草雖
多亦奚以爲

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步啞滯者晦僻者便宜棄
捨葩卽花也而葩字不亮芳卽香也而芳字不響以此
類推不一而足宋唐之分亦從此起李杜大家不用僻
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昌黎闢險掇唐韻而拉雜砌
之不過一時遊戲如僧家作孟蘭會偶一布施窮鬼耳

然亦止于古體聯句爲之今人效八務博竟有用之于
近體者是猶奏雅樂而雜侏儻坐華堂而宴乞丐也不
已憤乎

唐人近體詩不用生典稱公卿不過臯夔蕭曹稱隱士
不過梅福君平紋風景不過夕陽芳草用字面不過月
露風雲一經調度便日月斬新猶之易牙治味不過鷄
豬魚肉華陀用藥不過青粘漆葉其勝人處不求之海
外異國也余過馬嵬弔楊妃詩曰金烏錦袍何處去只
留羅襪與人看用新唐書李石傳中語非僻書也而讀
者人人問出處余厭而刪之故此詩不存集中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者擬乎予以爲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羣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于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或問兩家孰優曰天下先有著作而后有書有書而后有考據著述如于三代六經考據始于漢唐注疏考

其先後知所優劣矣著作如水自爲江海考據如火必
附柴薪作者之謂聖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
余任江寧時送尹文端公移督廣州云天上本無常照
月人間還有再來春未五年果仍督江南

元相稱韓舍人詩欲得人人服能教面面全又曰玉磬
聲聲徹金鈴個個圓韓舍人卽昌黎也昌黎硬語橫空
而元相以此二聯稱之此中消息非深于詩者不知
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比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
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下故事搜括無遺竟
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奏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

在何處因告之曰古人懷古只指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懷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羣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咏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曰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真知言哉金陵典故豈王濬一事而劉公胸中豈止曉此一

山有徐媛者十峯先生之女黃石牧太史述其續續以集一絕云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其母張夫人能詩所云續續餘者以母夫人先有此集名也

黃石牧太史未遇時館于青浦盛氏范笏溪先生訪之
爲閩人所阻懊惱而返華亭至青浦已百里矣黃知之
深不自安贈詩云高鴻渺渺過無迹凡鳥匆匆去未題
妬殺綠楊絲萬縷曾牽范舸在長堤後海寧陳文簡公
延石牧于家范所薦也范于黃爲先輩范卒後黃爲序
其四香樓詩集而述其在葉忠節公席上贈欠山詩云
有客夜歸迷舊路隔村樹黑遠疑山

余幼詩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爲何物一日業師
外出其友張自南先生攜書一冊到館求售留札致師
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求押銀二星實荷再生

感非言罄子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先慈曰張先生以二
星之故而詞哀如此急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
可予年九歲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于盛
唐同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時便吟咏而摹倣之嗚呼
此余學詩所由始也自南先生其益我不已多乎

阮亭尚書自言一生不次韻不集句不聯句不疊韻不
和古人之韻此五戒與余天性若有暗合

甲辰秋余在廣州有傳蔣荅生物故者未幾接荅生手
書方知訛傳到桂林告岑溪令李獻喬明府李喜口號
一絕云狂生有待兩公裁未便死期一嶽摧豈爲路逢

章子厚端明已自道山回李心折袁蔣兩家詩與趙雲

松同癖

余在桂林淑蘭女弟

以云爲訪桃

源偶駐車仙雲何處落天涯喜看幾筆簪花字猶領春

風護絳紗幾度蒙招未得過居然人似隔天河

倫公朝
考句

非關學得稽康懶半爲風多半病多

戊辰秋余辛江寧將乞病歸適長沙陶士橫方伯調任
福建路過金陵謂余曰子現題陞高郵州憲眷如此年
方三十忽有世外之志甚非所望于賢者也余雖未從
其言而至今感其意甲辰在廣州遇方伯之孫誦乃祖

買書歌曰十錢買書書半殘十錢買酒酒可餐我言舍
酒僮曰否呶唔萬卷不療飢斟酌一杯酒適口我感僮
言意良厚酒到醒時愁復來書堪咀處味逾久淳于豪
飲能一石子建雄才得八斗二事我俱遜古人不如把
書聊當酒雖然一編殘字半蠹魚區區蠶測我真愚秦
灰而後無完書

同年李湖字又川巡撫廣東以清嚴爲政與人歌云廣
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 聖眷甚隆而積勞成疾庶時
香亭往送入殮見公面目手足作黃金色光耀照人亦
一奇也巡撫貴州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紫蓋

紅旗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昇平

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

乙丑余宰江寧有張漱石名堅者持故人陳長卿札求見贈云他年霖雨知何處記取烟波有釣徒後歲丙子同楊洪序來隨園年七十餘喜所居不遠月下時時過從別三十年杳無音耗丙午二月過洪武街遇老人乃其子也方知先生八十三歲委花峽中爲黥然者久之次日其子抱先生全集屬爲點定偶成云細雨瀟瀟欲曉天半床花影伴書眠朦朧正作思鄉夢隔院棋聲落

枕邊鄂文端公爲蘇藩司選南邦黎獻集擢君第三

若生携婦遊攝山余寄詩調之若生答云樵夫汲婦互穿雲老佛低眉苦不分客路偶然携眷屬遊踪未必感星文漫勞史筆傳佳話却被山靈識細君誰曰洪厓拙小影鹿皮冠伴水田裙

余得紹興十八年題名碑朱子乃五甲進士也王葑亭中翰戲題云若使當時無五甲先生也合落孫山朱子小名沈郎亦載碑中

武將能詩皆由天授

龔湖廣人其七

世孫某來作江寧都司誦其先人遺句云剪髮接疆牽

戰馬折袍抽線補旌旗胸中多少英雄淚酒上雲藍紙
不知成繼光亦有警句云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
乞此身一夜秋霜零短髻明朝不是鏡中人

乾隆丙辰唐公莪村爲太常寺卿余鴻詞報罷後袖詩
走謁公奇賞之次日卽托其西席朱君佩蓮道意欲以
從女見妻余以聘定辭公爲悅惜至今感不能忘垂五
十年矣甲辰到端州見公贈開廟瑞公上人一律云何
因來古寺冷落二年羈性拙宜僧朴身危仗佛慈險夷
無定象夢約有醒時一笑成今別前途最收思紙尾註
云甲子冬緣事來肇慶羈棲二年今丙寅夏將之任山

左賦詩留別益公任廣西方伯時侍鞫到此所作後巡撫江西三仕三已以官壽終名綏祖揚州人

余過永州時值冬月遠望禿樹上立數鷺鷥疑是木蘭花開方憶戴雪村先生高湍散作抵田雨白鳥棲爲遠樹花二句之妙

周元公云白香山詩似平易開觀所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余讀公詩云舊句時時改妨悅性情然則元公之言信矣

王荆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也王仲圭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墻句最渾成荆公改爲奏賦長

楊罷以爲知是乃健劉貢父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
裡望蓬萊荆公改雲裡爲雲氣幾乎文理不通唐劉威
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
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咏梅云祇應
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荆公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
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

余遊南嶽往謁衡山令許公其僕人張彬者沅江人年
二十許見余名紙大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
幸既而許公招飲命彬呈所作詩有湖邊芳草合山外
子規啼遠岫碧雲高不落平湖螢火住還飛之句果青

衣中一異人也性無他嗜酷好吟咏主人償婚費乃不
聘妻而盡以買書

仝祖望字謝山以丙辰春闈先入詞館故九月間不與
鴻博之試丁巳散館外用謝山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
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秣未成膠身
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有乩仙傳謝山爲錢忠介公後
身者故有舉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喚有客妄
附會云我具夙根瓊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
之燕說謔云云按謝山年三十六方娶瀟州學士春臺
之女逾年舉子時忠介公後人各爲亭者侵晨入賀謝

山驚曰何知之神前若亭曰夜來寒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賀耳此事朱心池爲余言之余情在都見謝山時不會一問

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一人山西者普寧令折君遇蘭字霽山山東者岑溪令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格學有根柢皆風塵中之麟鳳也折君見贈五首錄其二云南國多芙蓉北地饒水雪風土固自殊氣類有差別如何邂逅間投契若符節蘭馨蕙自芬松茂相乃悅物理有如斯心知不容說經年廢吟咏對客類啞啞豈無風人懷所嗟和者寡

今逢袁夫子方寸有壚冶隻字精搜羅篋衍藁包爨敬
宗誰不聰能知世有我自慙苦虛姿一顧成碩果于我
雖無加益以成公大誰能充是心用以宰天下李君子
余起行時追送不及到泉州後寄詩云岸邊雙樹林來
對元沉沉挂席去已遠別醪空自斟烟寒過客少江色
暮樓深誰識此時際寥寥千載心湘上云孤月無人處
扁舟先雁來皆高淡可喜

己亥三月小住西湖有李明府名天與者號啓塘四川
詩人特來見訪錄其書後寄施南田云雪汁初融瓦寒
光已在天大江回望處清影兩蕭然忽發山陰典思乘

訪戴船風濤夜未息目斷小姑前他如遠夢插孤榜殘
星落酒旗野鷗時避槩旅雁自爲羣李松圃郎中稱其
詩有奇氣信然

金陵閨秀陳淑蘭受業隨園補詩見贈云儂作門生真
有幸碧桃種向彩雲邊張秋厓孝廉見而和云書生未
別扶風帳慚愧佳人賦彩雲秋厓詩筆清雅鄴城九日
句云楓葉落殘孤閣雨菊花開盡故鄉心

明鄭少谷詩學少陵友林貞恒譏之曰時非天寶官非
拾遺徒託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呻矣孳社者
不可不知

康熙間杭州林邦基妻曾如蘭能詩邦基死招之相從
曾矢之曰有如皎日後立其兄子光節葬畢舅姑吞金
而亡吟詩曰鏡裡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
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夫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
共盤桓一時和者數百人未死前十日先具牒錢塘令
周公周加批用駢語慰留之竟不從而死可謂從容之
至矣

詩分唐宋至今人猶恪守不知詩者人之性情唐宋者
帝王之國號人之性情豈因國號而轉移哉亦猶道者
人人共由之路而宋儒必以道統自居謂宋以前直至

孟子此外無一人知道者。吾誰欺欺天乎。七子以盛唐自命。謂唐以後無詩。卽宋儒習氣。語倘有好事者。學其附會。則宋元明三朝亦何嘗無。初盛中晚之可分乎。節外生枝。頃刻一波。又起。莊子曰。辨生子。未學此之謂也。余引泉過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戶流。隔數年。改爲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戶流。引南溪方伯見曰。求工反拙。以實易虛。大不如原本矣。余憬然自悔。仍用前句。因憶四十年來。將詩改好者固多。改壞者定復不少。

詩人用字。大概不拘字義。如上下之下。上聲也。禮賢下。

字之下去聲也杜詩廣文到官合駱馬堂階下又朝來
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是借上声爲去聲矣王
維公子爲羸停四馬執轡愈恭意愈下是借去聲爲上
聲矣

時文之學有害于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
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
手橫截于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脉不貫其人殆不
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後與程
魚門論及之程亦聽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時
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

文卽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
余曰然則今之工于時文而不能訪者何故程曰莊子
有言仁義者先王之遽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前朝番禺黎美周少年玉貌在揚州賦黃牡丹詩某宗
伯品爲第一人呼爲牡丹狀元花主人鄭超宗故豪士
也用錦輿歌吹擁狀元遊甘四橋士女觀者如堵還歸
粵中郊迎者千人美周被錦袍坐畫舫選珠娘之麗者
排列兩行如天女之擁神仙相傳有明三百年真狀元
無此貌亦無此榮也其詩十章雖整齊華瞻亦無甚意

思惟窺浴轉愁金照眼割盟須記豬留衣一聯稍切黃
字後美周終不第陳文忠薦以主事監廣州軍死明亡
之難絕命詞云大地吹黃沙白骨爲塵烟鬼伯紙復厭
心苦肉不甜一時將士爲之隕涕此外尚有蓮花榜眼
其詩不傳

廣西岑溪縣最小且僻有諸生謝際昌者送其邑宰李
少鶴云官禽歸棹易民愛出城難此生可謂陽山之區
朋矣或贈查聲山官詹云地高投足險恩重乞身難

甲戌春余與張司馬芸墅遊棲霞見僧維墨禪才七歲
其時山最幽僻遊者絕稀惟揚州商人構靜室數間春

秋一到而已自尹文端公請 聖駕巡幸乃增榮益觀
方修葺時余屢從公遊有山似人才搜更出之句其時
墨禪漸長成花前燈下時時以一聯相示隨入京師別
十餘載丁未秋相見于紫峯閣下則年已三十九矣追
談往事彼此愴然誦其盤山詩云偶來浮石上疑是泛
滄浪一鳥鳴寒翠千峯明夕陽無人垂釣去有約看雲
忙卽此樞真賞蕭然世慮忘其他如樹隨屜脚斷山到
寺門深月白鳥疑晝山空樹欲秋樹偏饒曲折僧不礙
逢迎皆可愛也相別又一年遽示寂而去

尹公三次迎 鑿幽居菴紫峯閣諸奇峯皆從地底搜

出剝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所用朱龍鑑莊經畝潘涵
等州縣官皆一時名士又嫌攝山水少故于寺門外開
兩湖題曰彩虹明鏡余戲呈詩云尚書抱負何曾展展
盡經綸在此山

揚州四十年前平山樓閣寥寥溝水一泓而已自高盧
兩權使費帑無筭池實山別開生面而前次遊人幾
不相識矣劉春池有句云兩隄花柳全依水一路樓臺
直到山

山陰陶篁村得汪氏舊莊于葛嶺下葺而新之自云詩
不能寫者付之于畫畫不能寫者付之于詩號曰泊鵝

山莊題云高士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四詩甫成忽奉有官檄佔去養馬如催租人敗興一般

永州太守王蓬心爲麓臺司農之後工詩畫余遊南岳過永州與其子訪愚溪鈇母潭諸處文歸太守出小像索詩而自畫芝城話舊圖見贈題云一別東吳思舊雨重來南楚髩添霜談天猶是蘇玉局縮地難逢費長房江水悠悠不知遠山風習習漸加涼兩人情態都如昨作畫吟詩愛夜長彼此落筆時各挑燈倚几蓬心笑謂余曰此夕光景可似五十年前同赴童子試耶記其書齋對聯云豈易片言清積牘遺留一息理殘書

沈子大先生夢至一處上坐二儒者皆姓周素不識面
笑向沈云羲畫破天煩妹補君可對之沈沉吟良久忽
唐孫華太史從外來曰我代對羿弓饒月待妻奔何如
兩周爲之拍手唐字實君沈之業師也

陳古漁嘗爲余誦馬過聞沙響拖霜看雁飛之句余甚
愛之後知是曲沃詩人秦紫峯明府所作紫峯有句云
看花須看花盛時盛時難再花亦知尤妙紫峯與客觀
方竹客戲云世有方竹無方人紫峯曰有問何人日子
賈問何以知之曰論語云子貢方人

吾鄉金長濡先生以時文名世不知其能詩也有人爲

述其禹廟云授笈儼陪蒼水使奉香猶贖白頭僧晚步
云打頭黃葉忽飄墜知是隔林松鼠來

梅耦長咏綠梅云聞說綠珠真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
歸安有五亭山人者姓吳名斯洛咏桐子云墮地綠珠
人不見至今但覺畫樓高二詩相似又嘲牡丹云蝶使
蜂媒齋用力萬花叢裡看擒王可云奇絕

乾隆己未余乞假歸娶諸公卿有送行詩冊題簽者爲
吳江陸處石先生今五十餘年矣甲辰其子朗夫巡撫
湖南余從西粵過長沙中丞欵接甚殷云當初先人題
簽時我年才十七侍旁磨墨余感其意到家寄詩謝之

宋料詩未到而中丞已亡僅傳其夢中自贈云能開衡岳千重雲只飲湘江一杯水至今楚人受德者揮泪誦之名耀吳江人

蘇州惠天牧先生督學廣東訓士子以實學一時英俊多在門牆去後人立生祠如潮州之奉韓愈也先生以珠江竹枝詞試士何夢瑤賦云看月誰人得月多灣船齊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見賣花人過河公喜延入幕中此雍正年間事後吾鄉抗董浦太史掌教粵東與何唱和嘲杭病起三門外久疎泰學侶簾前漸立犯齋人咏史云趙宋若生燕太子肯將金幣事仇人余

慕何君之名到海南訪之則已逝矣

沈方舟磁溪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吳門鼓棹
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婿早還鄉方問亭宮保未
遇時在漢上亦有句云寄語湘波連夜發十年我是未

歸人

英夢堂相公與襄文達公同在戶部謂襄曰有句云官
久真成強弩未歸遲空望大刀頭君猜是何人之作襄
以爲放翁逸詩已而知是桐城石曉堂乃大驚嘆石屢
欲訪余以官楚南路遠時時托方綺亭明府寄聲道意
方誦其舟行三擊汰過解州人在烟中語中流一舟來

空濛數聲櫓少婦善操舟小兒能盪漿漁翁不捕魚

頭坐補網

曉堂名文成

曉堂亡後其子某抱遺集來索余作序云先人志也余
摘其佳句五言如角聲沉暮雨雁影起寒沙水喧村碓
急雲墮寺門低七言如沙邊水退猶存跡烟際帆遙似
不行買田陽羨宵宵夢作客并州處處家窺魚淺渚翅
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入店已非前度主拂墻猶有舊
題詩僮嫌解囊尋詩稿客忌登舟筭水程皆妙

張君五典字攸百秦中人九世同居蒙 恩題獎作宰

上元時時攙詩袖中入山見訪絕非今之從政者祁陽

訪友云示病手揮羣吏散著書心喜好朋來示安奴云
孺人日課郎君讀去就書聲認畫船孺人亡乃悼之云
好我果能長入夢把君竟可當長生

示奴者遺接
家眷船也

杭州方夫人芷齋名芳佩適汪又新太史翁霽堂徵君
向余誦其西湖佳句云曉市花間搖短幟夕陽柳外數
歸舟烟迷山失浮圖影風緊帆歸盞飯僧皆有畫意隨
太史入都憶西湖云清涼世界水晶宮亞字闌干面面
風今夜若教身作蝶祇應飛入藕花中贈齋堂云四海
長留知己感一生惟有愛才忙有在璞草堂集一時唱
和者許太夫人而外杭莖浦之妹清之嫁趙萬暲上舍

寡居守志有句云盡日支牀深擁被不知戶外幾峯青
同一能詩女子方榮貴而杭艱辛何耶

王陽明集中云正德庚辰八月夢見郭璞極言王導姦
邪在王敦之上故公詩責導云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
仍爲顧命臣璞亦有詩云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
萬萬世余按此說與蘇子瞻夢中人告以唐楊綰之好
殺陶貞白真誥言晉太尉郗鑒之貪酷皆與史冊相反
樂府解題云毛詩之兮楚詞之些曹操所不喜余頗以
操爲知音蓋詩有關咏嘆者不得不用虛字以伸長其
音若直敘鋪陳一用虛字便成敷衍近有作七古者排

此未終無端忽挿兮字以致調軟氣鬆全無音節

劉霞裳之弟某風貌遠不及其兄而際遇甚奇有揚州
女子姓陳名素蓮者與交好抽簪勸學臨別贈詩云深
閨獨醒起常遲愁上眉峯有鏡知縱使天風能解意萍
蹤吹聚又何時

酒肴百貨都存行肆中一旦請客不謀之行肆而謀之
于厨人何也以味非厨人不能爲也今人作詩好填書
籍而不假鑑鍾別取真味是以行肆之物享大賓矣

杭州沈觀察世濡妻陳氏名素安字芝林咏賣花聲云
房櫳寂寂閉春愁未放雕梁燕出樓應怪賣花人太早

一聲聲似促梳頭水墨裙云百疊波紋縐墨痕疎花細
葉淡生春窈娘病後腰肢減細尺休量舊日身病起云
幾日無心課小娃晴窗睡起自分茶重簾不捲紗幮靜
落硯何來數點花

王梅坡妻張氏能詩幼子汝翰初上學嫌衣服不華張
訓以詩云簞食應知顏子樂緼袍誰笑仲由寒其他佳
句如花因寒重難舒蕊人爲愁多易斂眉生女美絕年
十三時皇太后駕過見之抱置膝上賞藏香一枝

鄧英堂秀才偕妻陳淑蘭各畫蘭竹數枝贈毛俟園廣
文毛謝以詩曰閨中清課剪冰純夫寫簞簞婦寫蘭枝

得圖中愛雙絕水精簾下並看未幾英堂無故自沉
于水越三月淑蘭殉夫自縊毛追憶詩中雙絕二字水
精簾三字阜成詩懺嘆悔莫及余作陳烈婦傳兼梓其
詩

四川崇寧縣蔡酣紫先生好道術與漢陽太守王某交
好王年九十餘能馭空而行言元時玉山堂主人顧阿
瑛已成地仙至今猶在青城山中引蔡見之綠鬢朱顏
不食不飲談笑不異常人說元奉明初之事尤詳王善
畫古松題云烟墨一螺香一炷寫出長松兩三樹月明
老鶴忽飛來踏枝不着空歸去

有人咏風箏美人詩曰薄憐妾命風吹紙瘦到腰支骨
是柴魯星村云切則切矣何窮薄乃爾因誦台怡菴句
云紅線祇今爲近侍飛瓊當日是前生是何等風華

魯溫卿席上嫌酒不佳調主人云詩近老成多帶辣酒
逢寒士不嫌酸俞又陶喜席上酒佳謝主人云疎花似
月將殘夜好友如醇欲醉時

余屢娶姬人無能詩者惟蘇州陶姬有二首云新年無
處不張燈笙鼓元宵響沸騰惟有學吟人愛靜小樓坐
看月高升無心閒步到蕭齋忽有春風拂面來行過小
橋池水活梅花對我一枝開生女嫁蔣氏姬年三十而

七

康熙間蘇州名妓張憶娘色藝冠時蔣繡谷先生爲寫
簪花圖小照乾隆庚午余在蘇州繡谷之孫漪園以圖
索題見憶娘戴烏紗髻着天青羅裙眉目秀媚以左手
簪花而笑爲當時楊子鶴筆也題者皆國初名士萊陽
姜垓云十年前遇傾城色猶是雲英未嫁身今日相逢
重問姓尊前愁殺白頭人蘇州尤侗云當塲一曲浣溪
紗可是陳宮張麗華恰勝狀元新及第瓊休冥裡去簪
花沈歸愚云曾遇當年冰雪姿輕塵短夢悵何之卷中
此日重相見猶認春風舞柘枝繡谷留春春可憐傾城

名士總寒烟老夫莫怪襟懷惡觸撥閒情五十年余題
數絕有 國初諸老鍾情甚袖角裙邊半姓名之句人
皆莞然按萊陽兩姜先生以孤忠直節名震海內而詩
之風情如此聞憶娘與先生本舊相識一別十年尊前
問姓故詩中不覺情深一往去

前人過虎邱句云妬他怒馬隨車客山色花枝不避人
陸湄君過彭城句云休夸洛浦能投枕不是天台懶看
花一羨之一厭之兩人心事易地則皆然

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其位而行余雅不喜解組人
好說在官事迹錢與沙方伯有句云劇憐到處皆爲客

生怕逢人尚說官
余頗之距離三百